

痕徹底命生

作 情 柳



生命底微光

柳倩自署



作波新

的 天 春 有 沒 們 我

序

柳倩把他的過去所作的小詩，集攏起來，自費出版。命名曰：「生命底微痕。」雖然，是微痕，但其中是有真生命的。

柳倩的小詩，讀起來，是有一種新鮮味的。他好像受了好些「新月」的格律的影響。可是，他的詩，不是徐志摩所說那樣的「心靈的陶醉。」在這裏，特別地令我們看出來的，是他具有着新的憧憬。

柳倩的詩人的心，是很忠實的。他不但要求主觀的真實性，而更要求客觀的真實性。最近，他向着社會詩的方向走，記得，在一個雜誌上，看見了他描寫滬戰的一首敘事詩。他漸向

大處發展，所以過去那些短詩，他名之爲「生命底微痕」了。他是在動亂最多的省份四川中長大了的。四川的農村，怕是比其他各省凌亂得多罷。四川是詩人郭沫若的故鄉。今後四川的詩人，恐怕就該是柳倩了。至少，他的敘事的要求，是值得我們拿出熱烈的期待的。那是他對我們的應許。

對於集中的那些詩，我不想說什麼話。我想，高明的讀者諸君，自會發現其好處的。不過，令我難過的，就是一些新的詩人都是自費出版。臧克家，林庚，蒲風，路易士，你數罷，他們的詩集都是自己印行的。不但沒有書局給印行，而且還受了人家不少的冷笑和奚落，真是令人不快的。

詩人是要爭人格的。詩人是要爭生存權的！詩人須要同

環境搏鬥的！雖然詩人是居處在逆境之中，但在逆境中，詩人要向着偉大的作品努力。不屈服！不妥協！不寫肉麻的日記！不作禮拜五的小說！詩人努力作真實的創作。爲偉大的作品而努力！這是今後柳倩的目標了。

木天

六月九日

序詩

過去的一切都得拋棄，

我發誓從今天起。

我不想成爲一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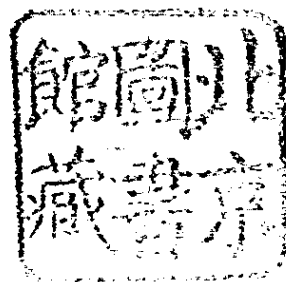
爲萬衆之所屬目；

祇要警覺，祇要

千回疏忽中一次小心，

平凡也可以成爲奇蹟。

過去的一切都得拋棄，



揮一揮手就從今天起。

等悲哀權讓那塵封，

聽憑大眾之所屬意。

祇要努力，祇要

在萬顆星斗中幽幽閃明，

微弱也可湊成偉大的力。

二月廿五日夜

目次

穆序

序詩

流言之什

飢餓的羣

縫婦

和平之神

蓮船上

吩咐

流言

我們沒有春天的（封面木刻·新波作）

牧童底話

夜未央

遊方僧

夜未央

秋風

落葉

輕霧

小舟

啓示

自殺

雲鳥底歌

祇這一晚

雲鳥曲

最後的樽前

候

給

野玫瑰

早的湖上

野玫瑰

玄武湖

古城

悼

銀鈴

牧歌

湖上

錢塘江上

雪花飛(見歌)

櫻花開

牧歌

小舟

流言之什

飢餓的羣

任憑扯下天大的謊語，遮欄不住飢荒；
給孩子美麗的言辭，當不得一餐飯。

這是整羣的流亡，也算不得丟醜。

這是顧不得生活，爲了天旱。

晚鴉在枯枝上噪起了一天寒，

這飢餓的一羣人，又無力地抬頭望望。

村鎮的炊煙和沃野，冥想起自己家鄉。

一樣富有嘉禾的田，復燃起一陣想。

可是有田不得養活，有家不得歸還，

這僅是，僅是爲了生活，爲了你這乾旱！
等耕牛權當那官府欠糧的抵償。

讓犁頭蟲蛀，讓鋤鏟銹爛，

誰也不願意捨去自己家廊，

誰都不願意拋去一條櫬，一個碗。

「這是命！怎麼盡都如此？」

孩子哭；女人發出幾聲長歎。

男的與女的在夕暮中拖長一串影；

村鎮在無數飢餓眼中閃着一滴希望。

片刻的住腳，也可作暫時的家；

可是，幾桿槍已押定了期望的遐想。

『一定要出事的！我說。』眼與眼的流光，
重喚起往日的記憶，村鎮中的驚歎。
祇等明朝送出境，交給破廟的耽心；
鴉還在噪，陽光抹過無數發愁的臉。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縫 婦

這不是聽憑喜悅，
這是枯澀的，爲了生活。
祇一針，一針的拖過線，
帶過整天整晚的精力，
讓不足的睡眠，在她臉上
打上一個深刻的烙印；
凋謝的青春的碎片中，
撿起一籃蝮蛇般的
衰老的痕跡，老的憧憬。

她生存，把生活咬得太緊，
從不會叩問過幸福的門。
希望對她扯下天大的謊，
百次當中一次也難兌現。
她已懂得她是受了騙，
她的丈夫，她的兒子，至死
都還沒有過第一次的覺醒。
天知道！這也不算操勞，
一針，一針，一針？讓寒風
侵凌微弱的身體，豆火
大小的油燈，幽幽地

伴着夜明。讓夜去明來，
一個黑暗與光明的認識，
像那川流不息，沒有止。
沒有止！針鋒在現實的
匹頭上刺出一幅美麗，
一朵花，一串血漬成的字。
這是爲了生活，爲了
枯澀的生活。我也並不慚愧，
如果。你要問起她的名字：
縫婦。我的母親！我，小毛，
——便是她的兒子。

一九三四，一月。

和平之神

在激潮的江上屹立着
一座神像，臉上裝出一渦笑，
高張起一對翅膀。聽憑
寒風在號，江濤洶湧地激漲，
你保持着嚴肅的靜穆，
雨淋不去的笑——和平的徵象。
這就是你神，萬衆人們
恐懼之所繫心；鑄出你現實
希望的模型，讓平凡人

死死抱緊。夢寐中也去等待，
也會像那疲乏的旅人，
在沙漠中渴望着一滴泉澍；
久旱的村莊中守候着
一朵雲影。可是，那沙漠成了
泉澍的絕域；遊雲也早
訣別了荒村。那就是想像的
和平，你美的幻影。而今
春風漸在世界微微地閃動，
爆發了那戰爭的花芽。
橫豎，春與冬是不能夠兩全，

也許有個猛烈在此中
爆炸。這便是戰爭開出了花！
這便是偽善不能包羅
兩端，早遲，有一天，崇奉你的
人們也準會將你踐踏。

祇你，神，仍是屹然不動；
祇煙波上駛過利戰的艦。——
也好，祇要你不車轉背，
我們叫汽笛緩緩的吹。你請——
快！還是振動你的翅膀，

你就叫享樂的人安靜的睡。
可是，我們是已經殺累，
罪惡的白手，白癡地，把我們
無數的兄弟接入墳堆。
我們的希求，剛好遙遙相對。
憑藉自己集合的力量，
踏毀你神所卵翼下的花蕾。
伸出我們骯髒的黑手，
爲了生活，自由，爲你的愛護，
猛力地，將這花蕾擊碎，
也許，有一天，在勝利黑手中，

再見，再見你帶笑微微。

躉船上

江上捲過晚來的風，
漱着，把迴波吹送。

千隻眼睛也望不見，
躉船上，一片朦朧。

期待，正如江風期待
寒冷；無數的眼睛，
希望在瞳孔中縮小，
渺茫，模胡的一片。

老爺，太太，有錢的人，

怎好做暫時的家？

怎好在這江邊閒遊？

這樣冷，風這樣大！

夜幕的脚伸下波心，

輕輕，暮浪的一吻。

『我說從此就算完了，

不怕這麼多的兵！』

「我們不諳會到這樣地步，要流浪一生。」
「天哪，我們一分家財，祖宗留下的生命！」

「天誅的！到不馴良了！……
現在，」女人底哽咽。

燈火金蛇樣的竄入
波心，星星眨着眼。

希望刻在沙上！生命，

像水上浮流的冰。

「天心變了！人心變了！」

詛咒的一對眼睛。

碎浪叩着大躉船邊——

溫存，在悄悄的問：

「打算就從此流浪麼，

喂，貴人，財主，鄉鄉？」

好夢，朦朧地跟隨着

流水，浮沉在江心。

風歎着，吞沒了歎息；
寂寞，惱人的夜深。

三三，十二月十一。

吩咐

——給魯戈——

火車禽著軌，帶着最後的殘喘；
車廂內，裝滿了無數顆心的期待。
不管是災禍，與重逢之不可辨別；
重負起一顆顆心，祇等一聲去也。
留下一扇窗，倩狹窄讓目語交流，
讓手一揮，道出一個珍重的別。

汽笛一聲唱，放出鮮豔的雲絲，

像韶光帶來了春信，讓輕風徐來。
祇等小旗輕舉，顯出步武的高邁。
壯哉！這偉大的開始。去，不復再來！
祇等拖着剛健的脚步，緊貼兩軌，
那，好。你記牢！前路艱辛的重載。

不要欽羨那疎柳已點上鵝黃，
春底風光，美底好；計未來的否泰。
你就去，南北祇有兩端，有甚胡塗？
讓一列一列車，黃金指出你歸路。
這醜惡的梯階，且請，你自去消除，

循着兩軌，
遼遠便是你底去處！

一九三四年三月。

流言

「不是無因的，我不這樣地想。」

爲甚，爲甚……有錢的這樣發慌！」

「不聽見，張太爺已捲起紅契，細軟？他說：定要來，一定的。有錢人遭殃！」

「王二哥，我說，橫順都是一樣，

我們沒塊田，沒廂土，沒匹荒山……

連年，老闖催，地保催，出力何會吃頓飽飯！

等一等，二哥，你也分塊土，種石高粱！

「就算是流言吧，我們也得希望。」

早遲……早遲要，弄得鷄犬不安！」

「李阿哥，果真來了。你說，怎樣辦？」

「不怕殺人放火？究向那兒去躲藏！」

「王二哥，這是流言，你自己慌張！」

「你祖人留下幾塊田？怕甚？不過和我一樣！」

「你有甚麼值得拿去：一口鍋，幾個破碗……」

「一付爛絮被，一間茅屋，一架沒脚的床！」

『不聽見麼？房屋，全是自家飛機炸光！』

你要逃，勿論逃到那兒，也是一個光蛋！』

『你說怎麼好呢？』『我看也用不着躲閃，』

如果來了，我也要……還分土種石高粱。』

一九三四年一月。

我們沒有春天的

我們沒有春天的，祇有馬桶的氣味，
糞溺車，垃圾車，在碼頭上積滿了腥穢。
帶着破頭巾，婦人們拿好鐵鉗在等；
女孩子弄着剛拾來的小花布，
想着，好蓋着小囡囡好好的睡。
男孩子挾起洋鐵盆，笑着，全不睬，
被跌下的伙伴，也不哭，翻身爬了起來。
抖一抖身上的灰，攞一攞腰帶，
望望遼遠的天空，是春天也沒有雲綵。

回頭望了望污濁中船上的家；

爲了一粒黑炭，眨眨眼，却又把頭低下。
這樣的場所，儘數足青春與童年消磨。
點綴這羣人，也算污濁中開滿了花朵。
也顧不得骯髒，這是都市賜予的生活，
多撿些小洋釘，破報紙，也總算得收獲。
挨着生活鞭子，也抱怨不得命運蹉跎，
總有天，像父親，或丈夫忍耐不住了，

大家在廠中自動的停下工作。

洋鐵罐也算得利器，還有石子……

拋去這些骯髒，也得聽憑自己喜樂。

橫順咬着生活尖端，也莫可奈何！

變成了一個人，我們不能不要生活。

這總不能讓垃圾長此埋葬了你我，

仍舊撿些破報紙，洋鐵罐……

一輩子也搪塞不了肚子內的饑餓。

拾着別人拋棄的殘餘，積一腔子怒火，

我們約好了，索性女的扔下鐵鉗，

孩子們也跑去向父親們聯絡。

就用這一線苦鬥，讓熱情結成花朵，

于是，出了力也得讓自己好好過活。

也許這垃圾場變成了自己的園地；

也許大眾底家，不會再接近這溝污泥；
一河的污濁，也不待那潮來澣洗；
幾株桃花，不致像園中開放得寂寞地。
現在，我們沒有春天，祇有馬桶的氣息，
我們忍耐，忍耐到不能忍耐的時季。

四月九日

牧童底話

我不想告訴你傷心的話。

我是個窮小孩，早沒有家。

對門黃二爺也常歎惜我爸的死。

因此，媽媽也便改了嫁。

爸爸是怎樣死的，我不知道。

媽一提起哭，有時竟大聲嚎啕。

我跟着哭，因為媽媽哭倒；

我沒有兄弟，我怕，要死也同一道。

老闖來，收租子，和爸吵鬧，
人怪多，我怕，躲着不敢去瞧。
我們出力做的，爲甚怪不講道理。
拿去時，要打爸，還這樣強暴。

爸忍氣，收租的也就去了。

從此爸不談話，有時和媽吵鬧。

他病了，沒有錢買藥，爸也說『不要，』
不幾天，爸爸就這樣地死了！

有一次，大伯來和媽講（我不知道）
因此，在晚上，媽不知偷偷地哭了多少。
媽摸着我的頭，要我同大伯一道，
媽要到外婆家去，說不幾天也就來了。

我看着牛，成天的望着村前的大道，
望着媽來領我，可是，我知道是沒有家了！
爸爸爲甚麼死，我不知道，
我知道，沒有吃的，媽媽是已經嫁了！

五月廿一日

夜
未
央

遊方僧

寒冷的街上，

踱過雲遊的寺僧；

寒冷的風中，

曳着破爛的衣襟。

清瘦的形容，

抑鬱寫上了蒼白的臉。

疎落的鬚髯，

挂起永恆創痛的心。

嚴寒從他身邊跑過，

像焦黃落葉經秋的搖振。

拖着疲乏的腳步，

馱起一籃飢餓緊逼的身。

電炬如常的誇耀，

放出皇皇舍利子的圓光。

一刻的喘息與休暇，

一木魚，一佛號，一聲長歎。

今夜草索度過，

僅憑肉體掙扎，從來不預料明晚。

就這樣悄悄隱去了：

載着一條生命，一個未計的死亡。

一九三三，十一月。

夜未央

夜未央，鷄未報。

祇是矮屋間

透出了一息呻吟，

一陣嘆息，孩子在叫。

『還是黑夜嗎？』

女人無力地在問：

『明天怎樣呢？』

又兼着一聲聲

男人底太息。

二

是子夜，是隆冬。

祇是朔風裏

帶來了全夜嚴寒，

滿地星霜，女人在哭。

『就是這樣嗎？』

男人抖顫地說：

『窮人就該餓死嗎？』

又增大了聲音

女人底啼泣。

三

夜已闌，雞報曉。

祇是黑暗中

射出了一片紅霞，

習習清風，曙輝臨照。

『還不起來嗎？死人！』

女人抱怨地咒罵：

『天已經老亮了！』

再不聞那噪音

工廠底轟鬧。

一九三三，七，廿。

秋風

秋風是漸漸涼了，
有母親懷念着遠道。
望不見山遙，路遙；
祇待哺的啼鴉，
顫動的小草。

秋風帶來了音耗，
好像在蘆葦間低語，
聽不清是笑？還是哭泣？

更不敢問帶來的
是憂愁，還是歡喜？！

秋風再來的時候了，
已有個長久的離別：
眷戀；或是傷別，已經模糊。
總之，是有個
蔚藍的清晨，天的顏色。

十一廿七日

落葉

讓生命底綠葉悄悄墜下，
飄向那幽谷底底窪。

宛如落葉辭枝，

一片片在谷中腐化。

讓年華蝕盡生命底殘餘；
讓幽谷顯盡千年的偉大。
祇是這循環不斷的深秋，
有無算的綠葉輕輕墜下。

輕霧

似浮雲般的輕，

在平滑的水上蕩漾。

漣漪也因為魚兒的潛踪消失了。

沒有微痕，沒有風，

讓蹣蹣涼涼的浮散。

魚底小口有時會吻着輕輕，

可是那是不能久永。

因為，陽光已從東方底矮樹間起來了。

這生命，短促的生命，
也會如那薄暮飛散的煙。

鼠子悄悄地跑過，

怕是有行人的驚擾。

朝霧的遠竄，與露珠

從草上輕輕地跳下；

但，一個跳高，一個是賽跑。

小舟

小舟在水上輕搖，
我們向前打着篙。

太陽坐在牆邊。

噌，一聲從蘆葦中飛起，
是沙鷗在天上笑。

短櫂向陸上輕移，

我們底脚沾着草。

月亮坐在高高。

噠，從岸邊回轉過頭來，
是魚兒在水上跳。

啓示

夜幕上嵌着金色的繁星，
幽幽燦耀，晶晶閃明。

這是預告曙色的來臨。

明天的啓示：這夜的豐潤。

無數夜行者在暗中摸索，
憑藉這瞬息的星輝。

暗夜也知道放肆不會久長；
小星點眨眨眼，却又不見。

自殺

火車軸轆地前進：

載過山；

載過水；

載過彎彎的途徑。

火車不斷地前進：

碾過枕木；

碾過鋼鐵；

碾過脆弱的生命。

血肉隨火車飛奔：

一個車輪；

兩個車輪；

也從無一人認領。

火車又跑過去了：

一天過去；

又是一天；

也沒有誰來過問。

火車昂然地前進；

眨着眼睛；

帶着驕矜；

添了座棺材嶄新。

火車如年地前進：

晝也嗚咽；

夜也嗚咽；

帶着慘痛的呼聲。

一九三三，十二月

雲鳥底歌

祇這一晚

祇這一晚，祇有一晚，

我向你告別。祇要

勉強的點個頭，最妙

答應聲『好！』我就去。

馬上就去！我已忍痛

叩問過我底堅決，

牠也沒甚執拗，因為

時日抓著的憂鬱

太緊，怕損你底青春。

你頂好答應一聲，
因為，我們橫順不能
久永！你自有顧忌；
我自有焦心。也不必
向我開誠剖心，說：
那是你底憂隱！橫順
你眼睛向我說過；
我並不敢向你追問——
恐引動你底傷心。
我明白浮雲已斃足
烘托出月影；一陣

天風我儘覈看出那
季候底轉變。我有
我自負的聰明，雖則
你不能明白相告；
我也不敢向你過問。
（已足覈懸想一生！）
祇須要手緊握着手
交換一刻的微溫；
祇要你堅決地立起
身來，把我送出門。
因為這就覈表示你

已允諾我底請求，
對我那請求的答應。
我從此就爽心地
離開了。這就算，就算
我們彼此的情願！
你就牢記着這一晚
也不算甚麼欺心！
把歷來的隱痛交給
永恆；等煩憂讓那
歲月像老馬一樣的
馱去，交付跟流水；

即使重來也再不聞
那水聲。因為，大家
都屬於不可能，你有
你底攷慮，我也有
我底兢心。我很明白
你懷疑怎能度過
一生，不，你需要個
安適的生存！可是，
我好笑，我底財產是
屬於全身流動的
血液，還有一個形狀，

一顆未全毀的心
我並不敢向你誇矜，
我和衆人一樣的
過活，在努力的生存。
我請求收起你的
創痛的心，讓那安適
與悠閒等待愛戀。
你牢記着就是這晚
也不算彼此分心，
因為委實于我無分。
你讓我負傷跑去，

向憂鬱索回時刻的
沙金，祇要道聲『好！』
我就和你此刻約定。
因為將來均屬於
不可能。頂好，頂好是
你學我捫心自問！
祇有今晚我想看見
立起你底身；你就
說出一句『算了！』讓我
聽你聲音底微振。
你就堅決地立起來，

祇要你這樣決定。

縱使將來成了陌生，

抑或有一朝相見，

你就尊呼一聲「先生！」

我決不致于紅臉。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廿八日

雲鳥曲

這是一個終結，

這是一個開始。

像白雲踱到天心

已經滿足；

可是，太陽常步着日程。

雲鳥也應不止！

不問踏過幾多雁迹，

不問掠過多少腥風。

爲的要穿過白雲，

穿過天空：

追求着那白熱的永恆。

雲鳥也應不止！

一九三三，十一，十四。

最後的樽前

祇這杯，這最後的一杯，
喝吧，你就傾情地飲盡。
橫順是不可以久留了！
讓我看，你醉後的酡顏，
紅的臉。

祇這聲，這最後的一聲，
唱吧，你率性地吐出唇。
早遲是要和你分開了！

讓我聽，你道出一個『別』
哀的聲。

候

且慢慢地等。

在這兒的濃陰，

是她昨朝約定。

正該來的時候了，

落霞寫滿池邊。

且慢慢地等。

蜻蜓已停了倦遊，

小槐在臨風飛舞。

時候已經過去了，
晚涼透過林間。

且慢慢地等。

會望過多少白雲，
眼睛細數過行人。
已經耐人尋味了；
沒有些兒動靜。

畢竟她來了。

遠遠珊珊地來了！

春水瀉滿了衣襟。
已經輪到秋天了。
她消瘦的情影！

一九三三，八·二十一。

給

有點辜負你吧，女人，
我們生活各不相同：
你要安適，我要生存。
就這樣算了吧，女人，
你趁你還這麼年輕，
你好好地誇耀幾天。
你不要慚愧吧，女人，

祇要。你答應一聲：『好！』
我並不會怎麼傷心。

你就答應了吧，女人，
不論你，請風，請隻蝶，
或寄一封短短的信。

你就相信了吧，女人，
這好像是命運註定；
可是我不那麼迷信。

莫用再憫恤吧，女人，
我用不着你的溫存；
我明白你自私的心！

也別用可憐吧，女人，
我也不需你的熱戀；
我怕寄託你的一生！

就這樣帶住吧，女人，
別要對我同情，因為，
大眾和我一樣窮困。

生活差遠了吧，女人，
你需要的安適，在我
好像還不能夠自存。

就坦白地說吧，女人，
別要憐我窮困，可是
我在努力，自會生存。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

野
玫
瑰

早的湖上

習習的風，

催起白鷺的清睡。

一灣的碧水，

一片膜拜的蘆葦。

從不知名的地方

一聲聲的清脆：

是遠山的鐘，

不見的笑，

帶笛的水？

野玫瑰

時日帶著青春；
酡顏翻弄笑臉。

祇這美麗，你瞧——
也不過一瞬！

四週揚着清芬；
嫩葉朝承露點，
祇這驕傲，你看——
也不過一瞬！

玄武湖

決心去了，別了你，呵，長青的湖！

祇留下少女的溫情，人性的慘酷。

我們向你告別，別了你，

被人淫污的湖。

向你告別的話，但又不能從口中傾吐。

一顆潑辣辣的心，要從我胸中嘔出，

祇純真如蒼蘼的白雲，

被鮮紅的罪過燒得模糊。

你湖上漾着的溫柔，一絲絲纏綿如柳。
寶貴的純真，今日富藏，明日不知何處尋求。
算了吧，再見！今日的黃花，

也不管白雲蒼狗。

五卅黃昏

古城

夕陽底火，

燒着古老的城。

平勻浩齒的牆，

正改鋸着天。

湖上耀着黃金，

舟在波中微隱；

掩飾去了古今，

吞沒去了愛情。

祇餘下傷悼，呵，

你古老的城！

五侯家裏是否還繞着輕烟？
六朝金粉是否是釵墜橫陳？

雨花台上今作古人；

臺城的飢餓而今人人聖君；

井上的胭脂還是如前，

祇遺下最終的淚痕，你貴冑的子孫！

一劫的洪楊，

燒去你罪過的幽隱；

壘壘的白骨，

又砌就不污的二陵。

燒不盡的，砌不盡的，

呵，你古老的城！

罪過呀，又顯幻出你

稜稜的鬼影。

強者自富，弱者自貧，

你這不可踰越的深坑。

有不斷生命底火正燒着天，

染就了大地，血濺滿你這古城。

遍地澆播着慘痛的氛氳，

祇是你，城，你却不見！

罪過呀，不論中外的大都市呀，

是你自斟的葡萄，你自家釀成。

太陽底火，正用力的

燒着你古老的城！

再來吧，第二次再來吧，
把一切人類的罪過燒盡！

饑餓與失業的火，

正如太陽在太空高攀。

來吧，古城哟，來吧！

燒出你一切罪過的幽隱！

一九三三年五月卅于南京。

悼

時日帶不住過去的死亡，
黃金買不了青春的消散；
如夢的來去匆匆，生命呵，
匆匆的過去，步步的銷亡。

今日的薔薇花葉，
明日作晚炊之薪；
今日唱醉的酡顏，
明日又可會再見？

朗星明，祇得你閃灼一瞬；
瞬間匆過，再見却非而今。
雨夕之夜，與白晝下的蛙鳴，
一聲聲不停，一箇箇的消泯。

祇你陳下的骷髏，

墓頭螢螢地燃着幽光；

但這不久生命底標幟，

又會在新的塋壙之間徜徉。

祇這忽忽的晨光，
 睂別過許多熱淚和歡頰。
 滾滾過去的良辰，
飲過了華筵，又來到墓邊。

生命哟，你也如暮煙的繚繞，
 不久便消散在白雲的週遭。
而今，白雲也是顯幻倏散，倏停，
但生命與暮煙又何有于蒼昊？！

祇流水永恆不斷的潺然，

讓陽春與嚴冬循循地來往。
歷史的，莫驕矜你底崔巍，
也有許多短促的生命殤亡。

青青的園地，綠色的廣場，
或許是往日繽紛的宮牆；
抑或那夏禹過門不入的地方，
而今，幾許荒塚壘壘，寒流淡淡。

歡醉吧，祇這一盞！

華筵一過，再也不會回還！

祇是這杯，陶陶地飲過一杯，
飲後又不知何往！

生命嚙，如夢的來去匆匆：
匆匆的過去，步步的銷亡。
高歌吧，盼時日之不可久留！
寶貴吧，莫待那青春的消散！

一九三三，六·十九。

銀鈴

鈴聲響，
響玎瓏。
船離塢，
人離岸。
眼睛替眼睛
挂上鮫人的淚珠。
絲絹在
不斷振搖。

鈴聲響，
響徹骨。
船遠行，
人上路。

二

盪出一串心跳。
船離岸了。
人離岸了。
遼闊的天空，
鈴音繚繞。

心與心輝映，
泄露最後的誠懇，
手在舞，
不斷揮動，
寫出一片傷心。
船已遠了。
人已遠了。
銀鈴的餘音，
江上縹緲。

牧

歌

湖上

隄柳底倒影恬靜，
迷濛之中，
不見了樹，
祇見朦朧的山影。
湖水還不曾
掀起暗波，
也無小槳輕搖，

也無鷗鷺巡問。

湖上也沉沉；

遙山也沉沉。

不見行人，不見一切，

正餘下滿湖的煙。

「伊說：願之於來世；

她說：是無緣於前生。」

塗在那兒的礮頭，

模糊的影。

二

大地是這樣誠心，
終待着日頭出現。

從這濃重的白霧之中，
預示着燦耀的黃金。

那兒破霧的舟子，

已在輕輕地搖；

那兒工廠底喧聲，

正代表工人大衆底笑。

白色漸隱退了；

紅日正高標于樹梢。

『我們起來了！』

小鳥在枝頭吱吱的叫。

一九三二，十，廿二晨于西湖。

錢塘江上

曙色塗滿了，

還賸下幾個不會殞落的星；

林木，寂然地立在江邊，

遺留下悄悄的靜。

蜜蜂底嗡嗡，唱不起

山鴉沉沉的野睡；

隱約的幾聲「款乃」

悠然地發自河心。

那兒送來的槍聲，
打起戰爭底信號？
那兒傳來的哀鳴，
放出了驚醒的長哨幾聲？

撕毀了山林底靜。
震破了宇宙底靜。

二

白熱的赤盤，

不會掀起江上底潮？

激蕩的心

能否更助長山林底嘯？

勞働者底呼聲，不會

警起剝削者底美夢？

看！驚人的巨燎，

是否已高熾在世界心中？

那兒傳來的噪音，

強硬的大聲的咆哮？

那兒如燎的莖火，
在大地不斷的燒？

警起着病後的心。
震撼着大地底心。

一九三二，十，十七。于之江畔。

雪花飛

(兒歌)

雪花在天上飛，

莫飛上了娘底衣；

莫打濕了爺底背。

娘衣濕了無衣加，

爺背濕了兒心碎！

雪花飛，

飛雪花。

雪花，雪花！

你緩緩些兒下！

—
—

雪花在天上飄，
莫飄上我們底家；
莫洒上那兒的道。
家中無有火爐燒，
道是爺娘常跑道！

雪花飛，

飛雪花。

雪花，雪花！

留着吧，不須下！

三

雪花在天上下，

莫打濕爺娘底鞋；

莫打濕上工的路，

爺娘病了無錢醫，

腿兒滑了無工做！

雪花飛，

飛雪花。

雪花，雪花！

停了吧，不要下！

一九三三，一，十三。

櫻花開

一
櫻花開，

櫻花落。

櫻花開時整行裝，

櫻花落盡人未還。

郎做炮灰燼，

安得返家鄉！

二

一師團，

兩師團。

大兵開拔支那去，

我郎一去永不還。

天皇齊上壽，

郎骨棄他邦！

牧歌

殘流有意地戀着斜暉，

榴痕底往事，往事底低微！

哥呵，會記當年騎牛背：

我歡唱着歌兒，你短笛橫吹。

谿邊的足跡還未全消，

草上的風光依然大好！

哥呵，誰把你擠出了家園，

拋入那失業與流亡的荒島？！

祝你健存吧，我蕩跡的愛人！

你投向了哪兒的工廠，哪兒的嶺？

哥呵，你休怪這飢餓的家園，

將爆炸，爆炸出一顆大眾的心！

一九三三，三，十四日午後。

小舟

搖蕩不定的小舟，
孕育在碧浪的溫柔；
誰疑是海的暗波，
呵，却湧自你底心頭！

海上掀起了漣漪——
是微風吹縐碧水；
我心裏，有潮，有汐，
呵，誰便是這隻小舟？

假若我是岸頭，

你便是大海；

假若你是興起的浪潮，

我便是那隻小舟。

儻若是碧岸，

有時會使大海環抱；

如果是小舟，

我便會被那輕波愛撫。

大海常吻着岸頭！
碧綠常揚起輕波！
如果我又是潮，是汐，
呵，誰又是那隻小舟？！

一九三三，五，廿一日。

生 命 底 微 痕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著 者 柳 倩

發 行 者 劉 天 雋

總 經 售 生 活 書 店

第 三 八 四 號

上 海 福 州 路

印 刷 者 人 文 印 書 館

上 海 山 海 關 路

電 話 三 四 七 八 七

每 冊 實 價 伍 角

外 埠 酌 加 寄 費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十 月 初 版

#.82
479225

479 225

\$0.50